

LORRIE MOORE



《纽约时报》年度好书
《出版人周刊》年度好书

自卡佛以来最好的美国作家之一，洛丽·摩尔是一个可怕的天才。——朱利安·巴恩斯

美国 鸟人

〔美〕洛丽·摩尔 — 著
张晓晔 —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美国 鸟人



〔美〕洛丽·摩尔—著

张晓晔—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-2017-0802 号

Birds of America

by Lorrie Moore

© 1998 by Lorrie Moor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国鸟人/(美)洛丽·摩尔著;张晓晔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02-012254-7

I. ①美… II. ①洛… 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7738 号

责任编辑:叶显灵 潘爱娟
封面设计: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54-7
定 价 4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乐 意	1	
无 语	22	
美国之舞	42	
社区生活	53	
爱荷华的阿格尼斯	73	
字谜游戏	90	
四只啼鸟，三只母鸡	105	
漂亮的分数	116	
只要你高兴	137	
房 产	171	
这儿只有这种人：儿科肿瘤病区咿呀学语的儿童		205
了不起的母亲	242	

不拿把大剪子干点事，怎么过活？

——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，《内心独白》

在她的上一部影片中，镜头在臀部逗留，裸露的臀部，尽管这并非她的臀部，她还是赢得了乐意的名声。

“你有那个身材。”在切森^①用午餐时，制片方高层这么告诉她。

她看向别处。“人身保护权，”她说道，没有笑容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一个懂拉丁文的臀部。上帝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说。他们朝她微笑，提起他们认识的名人。斯科塞斯，白兰度。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玩乐，头发上喷着发胶的玩乐时间。有时，她为这不是她的臀部而沮丧。本该是她的臀部。一部平庸的影片，一部色情得令人反感的影片：她知道，这让色情愈发不可及了。被篡改的和虚假的。替身。她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参与了。让一个臀部介入。一个假的、不可及的、匿名的臀部。她自己则如该死的奶制品一般如假包换——像随时供应的午餐。

可她已奔四了。

她开始在果汁吧流连。在名叫“我爱果汁”或是“甜橙”的

① 切森（Chasen's），位于比弗利山的高级餐厅，曾多次举办过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晚宴。

地方泡上整个下午。她喝果汁，不时地去外面抽根烟。别人曾拿她当回事——一度如此——这她知道。还有人与她讨论过拍摄计划：妮娜，波西亚，化着妆的勇气之母。如今她的手抖得太厉害，甚至在喝果汁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喝果汁的时候，她指间的优势牌香烟颤抖得像罗盘指针。寄给她的剧本里，要她说她永远不会说的台词，不穿她永远不会不穿的衣服。她开始接到猥亵的电话，还有署名“噢耶，宝贝”的明信片。她的男友，一位因票房失败的大投资电影而名气见长的导演，一个一周两次对她的孔雀鱼怒目而视，告诉它该去找份工作的男人，变成了天主教徒，回到了他老婆身边。

“就在我们要解决所有磕磕绊绊的时候。”她说，然后便哭了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于是她离开了好莱坞，给她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，回到芝加哥老家，在戴斯酒店租了间房，按周付租金，喝雪利酒，变得渐渐丰满起来。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——沉闷，不过有巧克力夹心蛋糕。有些时刻，当她展望自己的生活，想到“什么？”时，未免了无生趣，或者更糟。在她思绪不连贯而又感觉倦怠的时候，“什——？”已经套上了糟糕错误的形状。没人给过她正经的谋生手段，给她机会过真正的生活。她认定，就是这样。有人给她一罐肉汤和一把刷子，告诉她：“去吧。”她已在那儿站立多年，困惑地眨着眼，用那把刷子刷着罐头。

不过，她毕竟是个小影星，曾得到过一次大奖提名。邮件间接地寄到她手中：通告，账单，感恩节贺卡。不过从未有过派对、晚宴、开幕式或冰茶。她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。这才是问题所在。每个人的伤感是独立发生的，蹒跚，踉跄，把他们嘶嘶旋转着打回空荡荡的公寓角落，孤绝无依。

她常看有线电视，还经常从一家披萨店叫外卖，过着一种隐匿而极端平静的生活。她租了架钢琴，练习音阶，投资股市，在早晨记录下自己的梦境，以寻找买卖的线索。迪斯尼，有一次她的梦如是说。圣犹达疗法。她小赚了一笔外快。她变得沉迷其中。摇钱树这个词如口香糖紧紧粘在她嘴角。她试图创新——就股票而言不是好事——于是她开始输钱。一只股票跌了，她就继续买进，等反弹。她开始犯糊涂，开始喜欢盯着窗外的密歇根湖看，泛着涟漪的暗蓝色湖面像块用坏了的黑板。

“西德拉，你在那儿做什么？”她的朋友汤米在长途电话里尖叫。“你在哪儿？你居然住在靠近北达科他的某个州！”他是圣莫尼卡的一个编剧，有一次，那是很久以前，摇头丸吃得郁闷了，他们曾一起睡过。他是同性恋，不过他们非常喜欢对方。

“也许我会把自己嫁了。”她说。她不介意芝加哥。她觉得它是伦敦和纽约皇后区之间的一个十字架，克利夫兰是那一横。

“噢，拜托”他又尖叫起来，“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

“听海浪和提升自尊的磁带。”她说，朝话筒吹着气。

“听起来像是针尖上的灰尘，”他说，“也许你该去听听蟋蟀唧唧叫的磁带。你听说过蟋蟀唧唧叫的磁带吗？”

“今天我把头发烫坏了，”她说，“发卷才做到一半，美发店的大楼就断电了。外面钻孔的人碰到了一根电缆。”

“真糟糕。”他说。她能听到他敲着手指头。他以一本名为《一个男人的观点》的虚构散文集的虚构作者自居，当他无聊或是灵感突发的时候，就会从中引用，“我曾是一支名为‘烫坏头’的摇滚乐队成员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她笑了起来。

他的声音变轻了，显得担忧。“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？”他

又问。

她的房间是能放进钢琴的角屋。L形，像是一种突然偏离航向改头换面的生活。里面有一张沙发，两张槭木梳妆台，从来不曾像她可能希望的那样整洁。女佣经过时，她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，所以情形变得有点失控。尘埃和头发结成的团有小脑瓜那么大，在角落飘来荡去。装饰线开始变得黑黢黢，脏兮兮，镜子污腻。浴室的龙头滴水了，她懒得打电话请人修理，只在尾端缠了根绳子，把滴水安静地引入排水管，这样她就不会再为此心烦了。她仅有的一株植物，面向朝东的窗户，耷拉在爆米花桶上，变成褐色，干枯脆裂。窗台上，她为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已经腐烂、融化、冻僵，如今看上去像是瘪了气的篮球——一个她可能出于感情因素而留着的球，某个大赛的用球！那个每天早晨为她送餐的男人——两个荷包蛋，一壶咖啡——把她的事向经理助理报告了，于是她收到了一张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书面警告。

每逢周五，她去艾尔姆赫斯特看望父母。她父亲依然很难直视她的眼睛。他现在七十岁了。十年前，他去看她拍的第一部影片，看到她脱掉衣服跳进泳池。电影评级为家长指导级，但他再也没看过别的。她母亲去看了她所有的片子，之后会搜肠刮肚寻找鼓励的话来说，哪怕是很细微的事。但她拒绝撒谎。“我喜欢你说那句离家的台词时的样子，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手摆弄着裙子上的扣子，”她写道，“那件红裙子真是好看。你应该穿亮色！”

“我去看他们的时候，我爸会一直打盹。”她对汤米说。

“打盹？”

“我让他尴尬。他觉得我是个淫荡的嬉皮，嬉皮的荡妇。”

“真是荒谬。正如我在《一个男人的观点》里所说的，你是

我认识的人里在性方面最保守的一个。”

“是啊，好吧。”

她母亲总是热情地迎接她，泪汪汪的。这些天，她正在看一个叫罗伯特·瓦利斯的男人写的一本薄薄的简装书，他说在观察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——战争、饥饿、贪婪——之后，他发现了疗法：拥抱。

拥抱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。

她母亲相信他。她抱得那么久，那么紧，西德拉像个婴儿或恋人一样，迷失在这种感觉和她的气息中——她甘甜、干燥的肌肤，她颈部粉灰色的茸毛。“你离开那个恶棍我太高兴了。”她母亲轻声说道。

可西德拉还是接到了那个恶棍的电话。夜里，有时候，那个导演从电话亭里打来电话，除了指导，也希望能得到原谅。“我想到你可能正在想的一切，然后我说，‘噢，上帝。’我是说，你有没有想我有时在想你也在想的那些事？”

“当然，”西德拉说，“我当然会想那些事。”

“当然！当然这个词在本次谈话中完全不合适！”

汤米来电话时，她经常感到一种汹涌而至的快乐，这让她吃惊不已。

“上帝，我真高兴是你！”

“你没有权利就这样抛弃美国电影业！”他会充满爱意地说，而她会放声大笑，好几分钟停不下来。她开始拥有两种生活：昏迷与歇斯底里。两餐：早餐和爆米花。两个朋友：夏洛特·佩维里尔和汤米。她能听到他的波旁威士忌酒杯叮当作响。“你这个人太有天赋了，不该住在北达科他边上的某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”

“爱荷华。”

“乖乖隆地咚，这比我想象得更糟。我打赌他们那儿这么说。

我打赌他们说‘乖乖隆地咚’。”

“我住在城里，这儿的人不这么说。”

“你离乌尔班纳香槟城近吗？”

“不近。”

“我去过那儿一次。听它的名字我还以为会是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不停地对自己说：‘香槟，乌尔班-纳，香槟，乌尔班-纳！香槟！乌尔班纳！’”他叹了口气，“它就是那种乡下地方。我去了那儿的一家中国餐馆，菜里的味精放得太多了。”

“我在芝加哥，这儿没那么糟。”

“没那么糟？那儿没有电影人。西德拉，你的表演天赋怎么办？”

“我没有表演天赋。”

“喂？”

“你听到了。”

“我不确定。有那么一分钟，我还以为你的眩晕又发作了，那种内耳不平衡。”

“天赋？我没有天赋。我只有愿望。天赋是什么？”孩提时，她总是讲最粗俗的笑话。成年后，她更是如此。简单，明了。没什么能阻止她。为什么没什么能阻止她？“我能扯开衣领，指出我肩上的雀斑。随便哪个在幼儿园里没得到足够关注的人都能那么做，天赋是别的东西。”

“对不起，行吗？我只是个写剧本的。不过别人让你以为自己从一个严肃的演员变成了放荡的半老徐娘，可真是荒唐。你只需再稍微坚持一下，挺过去。还有。我认为下决心去做一件事很勇敢，正是天赋的精华所在。”

西德拉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它们因为糟糕的天气、糟糕的香皂和糟糕的人生已经皴裂了，变得千疮百孔。她需要听听蟋蟀磁

带。“可我没有下什么决心，”她说，“就已经乐意了。”

她开始晚上去布鲁斯酒吧。有时她打电话给夏洛特·佩维里尔，她高中时的朋友。

“西蒂，你好吗？”在芝加哥，西德拉被认为是很土气的名字。不过在洛杉矶，人们觉得它很动听，以为是她自己造出来的。

“我很好。我们喝酒听音乐去吧。”

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去。

“我可是在电影里见过你哦。”演出间歇会有男人这样问，对方微笑着，色迷迷地斜瞥着，眼神闪烁。

“有可能。”她会说，于是他会突然显得慌乱，退开身去。

一晚，有个英俊的男人，穿着一件毯状斗篷，斗篷很难看——不过，难道有好看的斗篷吗？夏洛特这么问——他多拿了一杯啤酒在她身旁坐了下来。“你看上去像是该出现在电影里。”他说。西德拉淡淡地点点头。“不过我从不去电影院。所以要是你真的演过电影，我也没有机会看到你。”

她的目光从他的斗篷转到自己的雪利酒，又转了回去。也许他曾在墨西哥或秘鲁待过一阵子。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汽修技工，”他端详着她，“我叫沃尔特。沃特。”他把第二杯啤酒朝她推了过去。“这儿的酒还行，只要你别让他们调酒。什么都别让他们调！”

她端起来抿了一口。他身上有她喜欢的东西：装腔作势之下有朴实的一面。在洛杉矶，装腔作势的背后是牛轧糖或泡沫聚苯乙烯，或是玻璃。西德拉的嘴唇上印着一圈雪利酒。沃特的嘴唇上残留的啤酒闪闪发亮。“你最近一次看的是什么电影？”她问他。

“我最近一次看的电影。让我想想看。”他在想，但她看得出他不擅于此。她好奇地打量着他抿着的嘴、侧着的脑袋：一个不看电影的男人。他的眼睛转得像办公椅上的脚轮，搜寻着。“你猜我看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什么？”她有点醉了。

“是一部卡通片。”动画片？她松了口气。至少不是那种某某女星主演的糟糕的文艺片。“一个男人睡着了，梦见了一个美丽的小人国，里面全是小人儿。”沃特往后一靠，环顾着房间，好像这就是全部了。

“然后呢？”她得跟这个男人推拉一番。

“然后？”他重复道。他又凑上前来，“然后有一天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只是这个男人梦里的人。梦中人！要是那个男人醒来，他们就不复存在了！”

现在她希望他不要往下讲了，她有点改变主意了。

“于是他们全聚集到镇上开会，想出了一个计划。”他接着讲。也许乐队很快就会回来了。“他们要闯入这个男人的卧室，把他带到镇上一个软壁、绝缘的房间里——就是他梦里的那个镇子——他们会在那儿一直看着他，保证他一直睡着。他们就那么干。一直如此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地守卫着他，保证他永远不醒过来。”他微笑着，“我忘了片子的名字了。”

“然后他永远没醒来。”

“不。”他朝她咧嘴一笑。她喜欢他。她看得出他看得出来。他喝了口啤酒，环顾了一下酒吧，然后又看她，“这可不是个了不起的国家？”他说。

她冲他微笑，带着渴望。“你住哪儿？”她问，“怎么走？”

“我遇见了一个男人，”她在电话里告诉汤米，“他叫沃

尔特。”

“一段强迫的恋情。你正处于压力下——某种综合征，我看得出。你会强迫这段恋情发生。他做什么的？”

“跟汽车有关，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我想跟人睡觉。跟人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不那么满脑子都是邮件了。”

“也许你该做的是独自待着，一个人过一阵子。”

“好像你一个人待过似的。”西德拉说，“我是说，你一个人待过吗？”

“我一个人待过。”

“哦，多久？”

“几个小时，”汤米说，他叹了口气，“至少感觉像是几个小时。”

“没错，”她说，“所以别跟我说教什么内心的力量。”

“好吧。那么我多年前就把自己身体的采矿权卖了，不过，嘿，至少我的矿产很赚钱。”

“我赚了点小钱，”西德拉说，“赚了一点。”

沃尔特让她靠在他的车上。他的嘴稍微有点歪，涡旋形状，嘴唇像环节虫，很丰厚，他很用力地吻她。她体内有什么东西麻木了，悬而未决。她发现自己心中有许多灵肉毁灭的小黑洞，于是她跳了进去，坠落。她和他回了家，和他睡了觉。她告诉他自己是誰，一个曾经被提名了一项大奖的小影星。她告诉他自已住在戴斯酒店。他去过那儿一次，去顶层喝酒。但他似乎并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“没想到我会和一个影星睡觉，”他确实这么说，“我想这是所有男人的梦想。”他笑了——轻轻地，有点紧张。

“只是别醒过来。”她说，然后她把被子拉至下巴。

“或者改变梦想，”他认真地补充，“我是说，在我看过的那部电影里，一切都很好，直到那个睡着的男人开始梦见别的东西了。我想他不是故意的或怎么样，就那么发生了。”

“你没跟我讲过那部分。”

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你瞧，那个男人开始梦见火烈鸟，于是所有的小人都变成火烈鸟飞走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西德拉说。

“我觉得是火烈鸟。我对鸟类可不是专家。”

“你不是吗？”她本想逗他，话说出来却变了味，像是带了一顶小帽子的蜥蜴。

他把胳膊枕在头下，手腕贴着后颈。他的胸膛上下起伏。“不过，我想我可能听说过你。”

电台在播姜戈·莱恩哈特^①。她听着，很认真。“那个男人手底下发出的声音真教人震惊。”西德拉喃喃道。

沃尔特想吻她，想设法将她的注意力吸引回来。他对音乐没什么兴趣，但有时他会尽量装作感兴趣。“教人震惊的声音？”他说，“像这样？”他拢起双手碰在一起，发出轻微的扑扑声和抽吸的声音。

“是啊。”她小声说道。可她已经走神了，一阵干燥的风刮过她的旷野，催她入眠，“就像那样。”

他很快就开始意识到，她并不尊重他。虫子也能感觉到。门把手都能弄明白。她从没真的拿他当回事。她会谈起电影和电影导演，然后看看他说：“噢，算了。”她属于别的世界。某个她不

^① 姜戈·莱恩哈特（Django Reinhardt, 1910—1953），欧洲顶级的吉卜赛爵士乐吉他手。

再喜欢的世界。

而现在她在别处，另一个她不再喜欢的世界。

不过她乐意，乐意一试。偶尔，尽管她尽量不那么做，她会向他问起孩子，关于要孩子，关于结婚。他对这些会有什么感觉？在她看来，如果她真要过一种有孩子、割草机和修草剪的生活，最好和某个不会因为讨论这些而变得琐碎或卑微的人一起过。他喜欢那些肥沃的大草坪吗？一个漂亮的石景花园怎么样？他心里对那些带纱窗的风雨窗感觉如何？

“嗯，我看挺好。”他说，而她会会意地点点头，稍稍有点喝过了头。接着她会尽量不去想她这一辈子。她会尽量过一天算一天，就像酗酒者一样——喝，不喝，喝。也许她应该吸毒。

“我常想，有一天我会有个小女孩，用我祖母的名字叫她。”西德拉叹息着，憧憬地凝视着她的雪利酒。

“你祖母叫什么名字？”

西德拉看着他的涡旋状嘴唇。“祖母。她的名字叫祖母。”沃尔特像汽车喇叭那样笑了起来。“噢，谢谢。”西德拉喃喃道，“谢谢你笑了。”

沃尔特订了份《汽车周刊》。他会在床上快速翻阅。他还喜欢看新车的维修手册，尤其是丰田车的。他对控制面板、发光面板和侧面板懂得很多。

“你俩显然太不般配了。”夏洛特在一家西班牙酒吧就着餐前小吃说道。

“嘿，拜托，”西德拉说，“我想我的品位比那总要精致一些。”在西班牙酒吧，你得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。“一开始就明显错了。我总是由此开始。由明显的错误开始。”理论上，她喜欢不般配的情侣这个想法，口角与争执，如同莎士比亚的喜剧。

“我无法想象你和像他那样的人在一起。他就是不够特别。”

夏洛特只见过他一次。不过她早就从一个女友那儿听说了。她说他处处留情。“花心大萝卜，”她是这么说的，接着讲了几个乏味的故事，“别让他羞辱到你，别把缺少教养误当作甜蜜，”她加了一句。

“在本城所有姑娘都在享乐的时候，我该等待某个特别的人出现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西德拉。”

是的。男人可以跟随便哪个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。而女人得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交往，对方比自己善良、有钱，而且要聪明、聪明、聪明，不然别人会觉得难堪。这有性方面的暗示。“我是个很普通的人。”她无望地说道，她有所察觉，这点夏洛特已经知道了，知道那个深不可测、阴暗而又昭然若揭的秘密，以及它是怎么让西德拉显得可怜兮兮，不合时宜——低人一头，说穿了就是这样。夏洛特研究着西德拉的脸，像一头鹿盯着车灯。不是枪要人的命，西德拉晕乎乎地想着，是鹿要人的命。

“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去都太嫉妒你了，”夏洛特有些酸酸地说道，“你那么有才华，所有的戏总是你演主角，你是每个人想要的梦想。”

西德拉拨弄着她面前的开胃菜，像在伺弄一块土地。她不值得任何人渴望。她的人生被她虚度了。它的孤独犹如一桩罪恶令她感到羞耻。“嫉妒，”西德拉说道，“很像是仇恨，不是吗？”可夏洛特什么也没说。她大概希望西德拉能换个话题。西德拉往嘴里塞满羊乳酪和洋葱，抬起头。“好吧，我只能说，我很高兴回来。”一块乳酪从她唇边掉了下来。

夏洛特低头看看，微笑着，“我知道你的意思。”她说。她张大嘴，让嘴里所有的食物都掉在了桌上。

夏洛特居然能那么搞笑，西德拉已经忘记这一点了。

沃尔特已经在租碟片的地方找到了她的一些旧电影。她有他家的钥匙。一天晚上，她过去，发现他看着《与室友隐居》睡着了。讲的是一个叫罗丝的女人的故事，她极少出门，因为她害怕别人。他们看上去像是外星生物——没有灵魂、闷闷不乐、词不达意。罗丝很快就与现实脱节了。沃尔特把片子定格在了有趣的部分，罗丝给精神病院打电话让他们把她带走，可他们拒绝了。她在他身旁躺下，努力想入睡，却哭了起来。他动了动。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没什么。你睡着了。看我的时候。”

“我累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猜是这样。”

“让我亲亲你。让我来找到你的脸。”他闭着眼睛，她可以是任何人。

“你喜欢电影的开头部分吗？”她的这种需求是新的。可怕，让她汗毛直竖。她什么时候需要过这么多？

“还行。”他说。

“这个男人是做什么的？赛车手？”汤米问。

“不，他是个技工。”

“呃！像逃音乐课一样离开他！”

“音乐课？这算什么？《中产阶级的比喻》？《一个男人的观点》？”她有点恼火。

“西德拉。这不对劲！要改变一下，你需要和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交往。”

“我和聪明人约会过。我和有双博士学位的人约会过。我们在床上的全部时间都开着灯，校对他的个人简历，”她叹着气，